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歷代名臣奏議卷二百八十六

詳校官編修臣周瓊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助教臣汪錫魁

謄録監生臣徐廷瑛

歷代名臣奏議卷一百八十六

明 楊士竒等 撰

去邪

宋理宗時宰相史嵩之挾邉功要君植黨顓國沅州教授徐霖上疏歷言其姦深之狀以為其先也奪陛下之心其次奪士大夫之心而其甚也奪豪傑之心今日之士大夫嵩之皆變化其心而收攝之矣且其變化之術

甚深非章章然號於人使之為小人也常於善類擇其質柔氣弱易以奪之者親任一二其或稍有異己則潛棄而擯逺之以風其餘彼以名節之尊不足以易富貴之顧義利之辨亦終暗於妻妾宫室之私則亦從之而已疏奏見者吐舌為霖危之未幾嵩之匿父喪求起復君子並起而攻之上大感悟

監察御史兼說書洪天錫上疏言天下之患三宦官也外戚也小人也劾董宋臣謝堂厲文翁理宗力護文翁

天錫又言不斥文翁必爲王府累上令吳燧宣諭再三天錫力爭謂貴倖作姦犯科根柢蟠固乃遲回護惜不欲繩以法勢燄愈張紀綱愈壞異時禍成雖欲治之不可得矣上又出御札俾天錫易疏欲自戒飭之天錫又言自古姦人雖憑怙其心未嘗不畏人主之知苟知之而止於戒飭則憑怙愈張反不若未知之爲愈也章五上出關待罪詔二人已改命宋臣續處之天錫言臣留則宋臣去宋臣留則臣當斥願蚤賜裁斷

禮部尚書兼給事中修國史實録院修撰趙汝騰奏言前後姦諛之臣傷善害賢自取寄官要職何益於陛下而深損於聖德興利之臣移東就西順適宫禁自遂谿壑無厭之欲何益於陛下而深戕於國脉則陛下私係羣小之心可以見矣

寧海軍節度判官文天祥上書曰臣畎畆末學天賦樸忠遭逢聖明早塵親擢己未之夏陛下廷策多士記憶微臣俾佐京兆尹幕時臣不敢拜恩乞行進士門謝旨

令赴闕其冬實來行禮適值國難方啟江上勝負未決

而全永衡且破于時京師之勢危如綴旒上下皇皇傳

講遷幸臣得之目擊怳惚六師以一朝而動宗社之事

關繫不細采之公論則謂兵禍起於憸壬之聚斂而憸

壬用事則主於董宋臣至於遷幸一事宋臣張皇處分

尤駭觀聽事勢至此死且無日臣忠憤激發叩閽上疏

乞以宋臣尸諸市曹以謝生靈荼毒之苦指陳觸忤自

分誅斥出關待罪不報亟歸山林側聽聖裁臣章雖不

付出施行而竟亦不坐臣以罪非惟免於罪而已改命洪幕從欲與祠又寵綏之臣嘗以為區區父母之身既委而徇國矣陛下赦而不誅臣之再有此身是陛下賜之也感激憤發常恨未有一日以答天地之造前冬誤辱收名畀以館職曾未幾時進之以著庭寵之以郎省臣之取數於明時者益以過多共惟聖德日新朝無闕事臣得從事鉛槧悉意科條以無忘靖共爾位之訓忱幸忱荷茲者倏讀報狀宋臣復授内省職事臣驚嘆累

日不遑寧處繼傳御批滸畀兼職且使之主管景獻太子府臣備員講授實維斯邸此人者乃為之提綱當其覆出臣自揆以義且無面目以立朝況可與之聯事乎請命以去臣之分也然臣端居深念託故而去謂之潔身可也陛下未嘗拒言者言而當於可陛下未嘗不行臣不言而去則於事陛下之道為有未盡是用不敢愛於言伏惟陛下鑒臣之衷而幸聽焉臣伏讀國史竊見孝宗皇帝所以待諂御者終始之際恩威甚明臣嘗以

為自古人主寬仁莫如孝宗英斷亦莫如孝宗方曾覿龍大淵輩用事周必大言之龔茂良言之劉度言之鄭鑑袁樞言之言者日以盛而孝宗假以恩寵未嘗為之少衰孝宗豈咈諫者哉聖心寬仁未忍驟有所加也比其招權弄勢日益翕赫小心謹畏之態昵昵於前者迄不能掩其陰私傾險之迹或以見踈死或以坐罪廢英斷如此豈以寬仁而遂失之姑息哉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聖子神孫一守是法共惟皇帝陛下以聰明操制萬

幾以神武經緯六合四十年間凡經幾大拂亂幾大驚危天綱地紘重新整頓功業逐日以新聲名隨風而流尚論聖德三代以下之英主未能或之先也神明之下侍御僕從罔匪正人旦夕承弼厥辟固其所也惟是宋臣兇鷙慘毒不可嚮邇陛下曩以其小有才而假借之小人不足大受倚恃權勢無所不至戊午己未間天下指目共欲甘心臣冒死先為陛下言之陛下於此時猶有徘徊顧惜之意未即加罪已而縉紳學校交疏其惡

伏覩投匭殆無虛日陛下始豁然大悟奪其太阿屏置
畿郡中外鼓舞歌誦威德臣妄謂陛下之寛仁全似孝
宗陛下之英斷亦全似孝宗漢家自有制度固應如是
詩云維其有之是以似之雖然陛下稟天地沖和之全
氣接帝王忠厚之正傳寛仁英斷雖並行而不相悖二
者分數寛仁較多是以如此人者遂得以生全於覆載
之内尋醫之旨未幾朝請之命復下今者又使之内居
要地日覲宸光惟至聖為能寛裕有容有如此者然臣

嘗聞之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盖仁則無私無私故能
好能惡聖人豈專以博愛者為仁哉漢唐宦官之禍其
後至於濫觴而不可救推原其初則起於時君一念之
不忍是故古人之於防微杜漸不敢忽也語曰往者不
可諫來者猶可追宋臣前此誤國之罪陛下既赦之而
勿問矣臣何敢追尤往事上瀆聖聰獨為方來計則棼
緯之憂不能忘情焉夫以陛下聖明在上孤鶵腐鼠亦
何敢晝舞夜號少作喘息其人心性殘忍羣不肖所宗

竊恐復用之後勢餤肆張植根既深傳種益廣末流之禍莫知所届近者陛下親製元良十四規丕哉聖謨為萬世計甚悉有如此事獨可以為小故無與於詒謀而闒畧之哉宋臣之為人臣實踈逺亦安能以盡知之惟是天下之惡名萃諸其身京師閭巷無小無大輒以董閻羅呼之陛下之左右使令亦衆矣此名不歸之他人而惟此一人是歸則豈不名而自至也哉陛下毋以其退然謹愿而謂其末必怙威生事也毋以其甘言卑詞

而謂人言為已甚也千金之家強奴悍僕恣横閭里至其服役於主人之前固亦未嘗不小廉曲謹而可信也此事雖小可以喻大陛下儻察及此則亦何愛於此一人而閟惜英斷以重違天下之心哉伏望陛下稍抑聖情俯從公議縱未忍論其平生之惡以寘之罪亦宜收回成命別選純謹者而改畀之失一兵得一兵於國家事夫亦何損于以厭人心之公于以示來世之法于以防天下之禍於未然令聞令望施于無疆臣子之願莫

大於此臣實何人輙上封章以仰及於萬乘之所親信
蚍蜉撼木自速虀粉可謂愚甚然臣方備位中朝使其
以厚禄餬口坐取遷擢豈不得計而臣子所以事君正
義謂何世道升降之大幾國家利害之大故奈何坐而
視之噤不發一語上負天子下負所學貽無窮羞此臣
所以不敢強顔以留亦不敢詭辭以去忘其嬰鱗不測
之危以冀陛下萬一聽而信之臣言得行宗社之利也
臣之榮也如臣之積忱未足以仰動天聽坐受斧鉞九

隕無悔謹杜門席槀以聽威命之下臣無任望闕瞻天激切屏營之至不備臣昧死百拜

幼主時知平江府文天祥乞斬呂師孟疏曰臣既以驅馳之蹤熟數於前矣惟國勢岌岌若不能以一朝居也而中外疏附奔奏禦侮之臣曾無固志內則先警而遁外則望風而降若飲鴆藉蛟前後相斷者何也三老董公遮說漢王曰順德者昌逆德者亡名其為賊敵乃可服未有含糊混并忠邪不辨逆順不分而可以號名豪

傑自立於不拔之地者也襄陽之役虎不進煥賣降使元奸一日慨然聽有司論其罪天地神人憤嫉以舒雖有兇猾誰敢輙生報怨而元奸意氣彫喪不能聲罪致討以大明天冠地履不易之分與天下英雄共謀之遂使疆埸之臣獻幣授誠甘心非類而不耻分噬肆螫嗚吠其主習以為然皆名義不立無以服其心故也傳曰前車覆後車戒更化以來其必有以大畏民志而後可令也叛逆之家接迹相望曾無一人伏其辜而吕師孟

力而拘諸原者不以獻俘釁鼓徇示三軍以作興戰士之氣方且并包兼容示以不殺意在羈縻一切覆護誰謂與之共活宇宙大可以為國小可以為家乎此萬萬必無之理也臣以為順德之臣仗節死義不盡見之褒異則必無以激昂忠臣孝子之志逆德之賊干犯反常不盡見之誅夷則必無以懾伏亂臣賊子之心春秋作而亂臣賊子懼孔子無王者之位褒貶寄之空言猶足以遏禍亂正人心堂堂天朝一日赫然改紀其政刑黜

陟賞罰不為偏私忠節必旌凶孽必戮然後人極可以
復立正統可以復扶有功不賞有罪不誅雖堯舜不能
治天下惟陛下與二三大臣亟圖之臣不勝拳拳
遼末主時耶律實呼為伊勒希巴郎君時樞密使耶律伊
遜誣殺皇后謀廢太子斥忠賢進姦黨實呼惡其所為
伊遜覺之太子既廢以實呼附太子流鎮州天祚即位
名為御史中丞方治伊遜黨有司不以為意實呼上書
曰臣前所陷斥竄邊郡幸蒙名用不敢隱默恩賞明則

賢者勸刑罰當則姦人消二者既舉天下不勞而治臣見耶律伊遜身出寒微位居樞要竊權黨惡不勝名狀蔽先帝之明誣陷順聖構害忠讜敗國罔上自古所無賴廟社之休陛下獲纂成業積年之寃一旦洗雪政陛下英斷克成孝道之秋如蕭德呼特實伊遜之黨耶律赫嚕亦不為早辨賴陛下之明遂正其事臣見陛下多疑故有司顧望不切推問伊遜在先帝朝權寵無比先帝若以順考為實則伊遜為功臣陛下豈得立耶先帝

黜逐嬖后詔陛下在左右是以悔前非也陛下詎可忘父讐不報寛逆黨不誅令靈骨未獲而求之不切傳曰聖人之德無加于孝昔唐德宗因亂失母思慕悲傷孝道益著周公誅飛廉惡來天下大悦今逆黨未除大寃不報上無以慰順考之靈下無以釋天下之憤惌氣上結水旱為沴臣願陛下下明詔求順考之瘞所盡收逆黨以正邦憲快四方忠義之心昭國家賞罰之用然後致治之道可得而舉矣謹別録順聖升遐及伊遜等事

昧死以聞書奏不報

金宣宗貞祐四年十月詔以完顏伯嘉為兵部尚書簽樞密院事富察阿里巴斯為右副元帥備禦潼關陜州次沔池土濠村兵不戰而潰阿里巴斯逸去亡所佩虎符變易姓名匿柘城縣與其妻妹前韓州刺史喀齊喀男婦赫舍哩氏及僕婢三人僦民舍居止喀齊喀母圖克坦氏聞之捕執赫舍哩斷其髪拘之佛寺中阿里巴斯復亡去監察御史完顏欒師劾奏乞就詰赫舍哩及僕婢當

得所在其妻子見在京師亦無容不知請窮治有司方繫其家人特命釋之詔曰阿里巴斯若能自出當免極罪阿里巴斯乃使其子上書請圖後効尚書省奏阿里巴斯幸特赦死當詣闕自陳乃令其子上書猶懷顧望伯嘉劾之曰古之為將者受命之日忘其家臨陣之日忘其身服喪衣鑿凶門而出以示必死進不求名退不避罪惟民是保阿里巴斯膺國重寄握兵數萬未陣而潰委棄虎符既不得援枹鼓以死敵又不能負斧鑕而

請罪逃命竄伏猥居里巷挾匿婦人為此醜行聖恩寛
大曲赦其死自當奔走闕庭皇恐待命安坐要君略無
忌憚迹其情罪實不容誅此而不懲朝綱廢矣乞尸諸
市以戒為臣之不忠者
元世祖至元二十一年三月以陳天祥為監察御史會
右丞盧世榮以掊克聚斂驟陞執政權傾一時御史中
丞崔彧言之帝怒欲致之法世榮勢燄益張左司郎中
周戭因議事微有可否世榮誣以沮法奏令杖一百然

後斬之於是臣僚震懾無敢言者二十二年四月天祥
上疏極言世榮姦惡其畧曰盧世榮素無文藝亦無武
功惟以商販所獲之貲趨附權臣營求入仕輿贓輦賄
輸送權門所獻不充又別立欠少文券銀一千錠由白
身擢江西榷茶轉運使於其任專務貪饕所犯贓私動
以萬計其隱祕者固難悉舉惟發露者乃可明言凡其
掊取於人及所盜官物畧計鈔以定計者二萬五千一
百一十九金以錠計者二十五銀以錠計者一百六十

八茶以引計者一萬二千四百五十有八馬以疋計者十五玉器七事其餘繁雜物件稱是已經追納及未納見追者人所共知今竟不悔前非狂悖愈甚以苛刻為自安之策以誅求為干進之門既懷無饜之心廣畜攙掊之計而又身當要路手握重權雖位在丞相之下朝省大政實得專之是猶以盜蹠而掌阿衡之任不止流殃於當代亦恐取笑於將來朝廷信其虚誑之說俾居相位名為試驗實授正權校其所能敗闕如此考其所

行毫髪無稱此皆既往之真跡可謂已試之明驗若謂必須再試止可叙以他官宰相之權豈可輕授夫宰天下譬猶製錦初欲驗其能否先當試以布帛如無能効所損或輕今捐相位以試驗賢愚猶捨美錦以校量工拙脫致隳壞悔將何追國家之與百姓上下如同一身民乃國之血氣國乃民之膚體血氣充實則膚體康强血氣損傷則膚體羸病未有耗其血氣能使膚體豐榮者是故民富則國富民貧則國貧民安則國安民困則

國困其理然也昔魯哀公欲重斂於民問於有若對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以此推之民必須賦輕而後足國必待民足而後豐書曰民為邦本本固邦寧歷考前代因百姓富安以致亂百姓困窮以致治自有天地以來未之聞也夫財者土地所生民力所集天地之間歲有常數惟取之有節故其用之不乏令世榮欲以一歲之期將致十年之積危萬民之命易一世之榮廣邀增羡之功不恤顛連之患期錙銖之誅

取誘上下以交征視民如讐爲國斂怨果欲不爲國家之遠慮惟取速效於目前肆意誅求何所不得然其生財之本既已不存斂財之方復何所賴將見民間由此凋耗天下由此空虛安危利害之機殆有不可勝言者計其任事以來百有餘日驗其事跡備有顯明今取其所行與所言而已不相副者畧舉數端始言能令鈔法如舊鈔今愈虛始言能令百物自賤物今愈貴始言課程增添三百萬錠不取於民而辦今却廹脅諸路官司

增數包認始言能令民快樂凡令所為無非敗法擾民者若不早有更張須其自敗正猶蠹雖除去木病亦深始嬿曲突徙薪終見焦頭爛額事至於此救將何及臣亦知阿附權要則榮寵可期違忤重臣則禍患難測緘默自固亦豈不能正以事在國家關繫不淺憂深慮切不得無言世祖聞其語遣使名天祥與世榮俱至上都面質之既至即日有内官傳旨縳世榮於宫門外明日入對天祥於帝前再舉其所言與未及盡言者帝皆稱

善世禜遂伏誅

至元二十四年分中書為尚書省僧格為相引用黨與鉤考天下錢粮凡昔權臣阿哈瑪特積年負逋舉以中書失徵奏誅二叅政行省乘風督責尤峻主無所償則責及親戚或逮繫隣黨械禁榜掠民不勝其苦自裁及死獄者以百數中外騷動廷臣顧忌皆莫敢言利用監徹爾乃於帝前具陳僧格姦貪誤國害民狀辭語激烈帝怒謂其毀詆大臣失禮體命左右批其頰徹爾辯愈力

且曰臣與僧格無讐所以力數其罪而不顧身者正為
國家計耳苟畏聖怒而不復言則姦臣何由而除民害
何由而息且使陛下有拒諫之名臣竊懼焉於是帝大
悟即命帥羽林三百人往籍其家得珍寳如內藏之半
僧格既誅諸枉繫者始得釋復奉旨往江南籍僧格姻
黨江浙省臣烏瑪喇默呼實都王濟湖廣省臣約蘇穆爾
等皆棄市天下大快之
至元二十六年時相僧格專政法令苛急四方騷動御

史中丞程鉅夫上疏曰臣聞天子之職莫大於擇相宰相之職莫大於進賢苟不以進賢為急而惟以殖貨為心非為上為德為下為民之意也昔文帝以決獄及錢穀問丞相周勃勃不能對陳平進曰陛下問決獄責廷尉問錢穀責治粟内史宰相上理陰陽下遂萬物之宜外鎮撫四夷内親附百姓觀其所言可以知宰相之職矣今權姦用事立尚書鈎考錢穀以剥割生民為務所委任者率皆貪饕邀利之人江南盜賊竊發良以此也

臣竊以為宜清尚書之政損行省之權罷言利之官行恤民之事於國為便

世祖時東平布衣趙天麟上太平金鏡策曰臣聞淩雲直木日中無屈曲之陰貯水圓盤痕際遶團圓之狀是以陰陽為炭萬物為銅茫茫之橐籥吹噓浩浩之鑪錘攻鑄天人一致愚哲同源因欲引以或遷守公中而自正奈有清濁交互動盪不停謂其愚騃則曲盡於聰明謂之聰明則不循於轍軌白衣蒼狗身世多端覆雨翻

雲心君靡定斯蓋溺意於浇漓有才而無徳者也以之平天下天下難平以之治國國不治以之齊家家不齊施之於口謂之讒發之於心謂之諂乃有蘧篨不鮮邪逌為先曲説以易人主之意反間以成國家之隙或謂賢臣可鎮何處而疎之於外或謂糾彈忍盆訐風而塞之於中或誣忠諫為謗君而請加其誅或賛玩兵為振威而請勤於遠順已意者榮之忤已意者搆之其榮人也雖周公聽其言亦謂當加厚賞其搆人也雖咎繇勘

其狀亦謂死有餘辜蘇張之捭闔為宗宏石之詭辨是效蒼蠅白黑南箕哆侈是皆讒臣之甚者也乃是足恭其志便僻其容逢君之過而邀以成之疾君之善而抑以行之有水害則曰不當農時也有賊寇則曰鼠竊狗偷不足畏也螟蝗蟊蜚則曰不食嘉穀也慧星夜見則曰所以除舊而布新也秋後開春花隕霜不殺草則曰陽德盛而獲天瑞也日食地震山崩水湧則曰數運之當然也以鹿為馬以野鳥為鸞又嘗諫無礙之小事以

昭其忠拜黄臣之路塵以求其助裴延齡之譎詭蘇味道之摸稜尸禄素餐偷安竊位是皆諂臣之甚者也讒臣得志則抵掌以成天下之災諂臣在中則安身以養天下之禍不絶是二者而欲治臣未之聞也今國家屢下賢良之詔明行讒諂之誅加之以聖教通流汙俗浸變朝廷之上穆穆鏘鏘臺閣之中巖巖赫赫軍民得所動植安仁縱有讒諂之人亦皆改迹以思公嚮風而樹直矣臣尚念原頭星火能燃萬頃之荒牕隙微風能作

一身之病羣僕左右日侍天顔握軸官員並承天寵委
無讒諂咸秉堅貞設有其人恐將難救有則絶之無則
防之伏望陛下精加裁察每事再思無以先入之言為
主而但核其實則讒者自絶矣無以側媚之態為良而
但舉大體則諂者自絶矣讒諂既絶則君子道長小人
道消上下無一毫之私欲而太平之化勃然興矣聖人
曰巧言令色鮮矣仁說者謂巧言讒也令色諂也鮮矣
者聖人辭不迫切而明其無也仁者天理之公也言讒

諂之人無天理之公也既無天理之公惡可與之治天下哉臣所以謂有則絶之無則防之慎之至也

時尚書省阿哈瑪特專政布衣秦長卿上書曰臣愚贛能識阿哈瑪特其為政擅生殺人人畏憚之固莫敢言然怨毒亦已甚矣觀其禁絶異議杜塞忠言其情似趙高私蓄踰公家貲覬覦非望其事似漢董卓春秋人臣無将請及其未發誅之為便

順帝至正二十三年十二月拜陳祖仁治書侍御史時

宦者資正使保布哈與宣政使托歡内侍皇太子外結丞相吹斯絅驕恣不法監察御史傅公讓上章暴其過忤皇太子意左遷吐蕃宣慰司經歷它御史連章論諫皆外除祖仁上䟽皇太子言御史糾劾托歡布哈姦邪等事此非御史之私言乃天下之公論臺臣審問尤悉故以上啓今殿下未賜詳察輙加沮抑擯斥御史詰責臺臣使姦臣蠹政之情不得達於君父則亦過矣夫天下者祖宗之天下臺諫者祖宗之所建立以二豎之微

而於天下之重臺諫之言一切不卹獨不念祖宗乎且
殿下職分止於監國撫軍問安視膳而已此外予奪賞
罰之權自在君父今方毓德春宮而使諫臣結舌凶人
肆志豈惟君父徒擁靈器而天下蒼生亦將奚望疏上
皇太子怒令御史大夫婁達實諭祖仁以謂臺臣所言
雖是但托歡等俱無是事御史糾言不實已與美除昔
裕宗爲皇太子兼中書令樞密使凡軍國重事合奏聞
者叉許上聞非獨我今日如是也祖仁乃復上疏言御

史所劾得於田野之間殿下所詢不出宫墻之外所以
全此二人者止縁不見其姦昔唐德宗云人言盧杞姦
邪朕殊不覺使德宗早覺杞安得相是杞之姦邪當時
知之獨德宗不知爾今此二人亦皆姦邪舉朝知之在
野知之天下知之獨殿下未知耳且裕宗既領軍國重
事理宜先閲其綱若至臺諫封章自是御前開拆假使
必皆經由東宫君父或有差失諫臣有言太子將使之
聞奏乎不使之聞奏乎使之聞奏則傷其父心不使聞

奏則陷父於惡殿下將安所處如知此說則今日糾劾之章不宜阻矣御史不宜斥矣斥其人而美其除不知御史所言為天下國家乎為一身官爵乎斥者去來者言言者無窮而美除有限殿下又安所處祖仁疏既再上即辭職而御史下至吏卒皆辭聞於是皇太子以其事聞保布哈托歡乃皆辭退而順帝令婁達實諭旨祖仁等祖仁復上奏曰祖宗以天下傳之陛下今乃壞亂不可救藥雖曰天運使然亦陛下刑賞不明之所致也

且區區二竪猶不能除況於大者願陛下俯從臺諫之言擯斥此二人不令其以辭退為名成其姦計使海内皆知陛下信賞必罰自二人始則將士孰不効力天下可全而有以還祖宗若猶優柔不斷則臣寧有餓死於家誓不與之同朝牽聯及禍以待後世正人同罪書奏順帝大怒而是時侍御史李國鳳亦上疏言此二人必當斥於是臺臣自婁達實以下皆左遷而祖仁出為甘肅行省參知政事

歷代名臣奏議卷一百八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歷代名臣奏議卷一百八十七

明　楊士奇等　撰

賞罰

晉悼公時鄭人賂晉以師悝師觸師蠲歌鐘二肆及其鎛磬女樂二八悼公以樂之半賜魏絳曰子教寡人和諸戎狄以正諸華八年之中九合諸侯如樂之和無所不諧請與子樂之絳辭曰夫和戎狄國之福也八年之

中九合諸侯諸侯無慝君之靈也二三子之勞也臣何力之有焉抑臣願君安其樂而思其終也詩曰樂只君子殿天子之邦樂只君子福禄攸同便蕃左右亦是帥從夫樂以安德義以處之禮以行之信以守之仁以厲之而後可以殿邦國同福禄來遠人所謂樂也書曰居安思危思則有備有備無患敢以此規公曰子之教敢不承命抑微子寡人無以待戎不能濟河夫賞國之典也藏在盟府不可廢也子其受之魏絳於是乎始有金

石之樂禮也

宋司城子罕為相謂宋君曰國家之危定百姓之治亂在君行之賞罰也賞當則賢人勸罰得則姦人止賞罰不當則賢人不勸姦人不止姦邪比周欺上蔽主以爭爵祿不可不慎也夫賞賜讓與者人之所好也君自行之刑罰殺戮者人之所惡也臣請當之君曰善子主其惡寡人行其善吾知不為諸侯笑矣於是宋君行賞賜而與子罕刑罰國人知刑戮之威專在子罕也大臣親

之百姓附之居期年子罕逐其君而專其政

魏文侯問李克曰為國如何對曰臣聞為國之道食有勞而祿有功使有能而賞必行罰必當文侯曰吾賞罰皆當而民不與何也對曰國其有滛民乎臣聞之曰奪淫民之祿以來四方之士其父有功而祿其子無功而食之出則乘車馬衣美裘以為榮華入則脩竽瑟鐘石之聲而安其子女之樂以亂鄉曲之教如此者奪其祿以來四方之士此之謂奪淫民也

公叔痤為魏將而與韓趙戰澮北禽樂祚魏王説郊迎以賞田百萬禄之公叔痤反走再拜辭曰夫使士卒不崩直而不倚橈揀而不避者此吳起餘教也臣不能為也前脉地形之險阻決利害之備使三軍之士不迷惑者巴寧爨襄之力也縣賞罰於前使民昭然信之於後者王之明法也見敵之可也鼓之不敢怠倦者臣也王特為臣之右手不倦賞臣可也若以臣之有功臣何力之有乎王曰善於是索吳起之後賜之田二十萬巴寧

爨襄田各十萬王曰公叔豈非長者哉既為寡人勝强敵矣又不遺賢者之後不能掩士之迹公叔何可無益乎故又賜田四十萬加之百萬之上

韓昭侯有弊袴命藏之侍者曰君亦不仁者矣不賜左右而藏之昭侯曰吾聞明主愛一嚬一笑嚬有為嚬笑有為笑今袴豈特嚬笑哉吾必待有功者

漢高帝六年始剖符封功臣酇侯蕭何食邑獨多功臣皆曰臣等身被堅執鋭多者百餘戰少者數十合今蕭

何未嘗有汗馬之勞徒持文墨議論顧反居臣等上何也帝曰諸君知獵乎追殺獸兎者狗也發縱指示者人也今諸君徒能得走獸耳功狗也至於蕭何發縱指示功人也羣臣皆莫敢言張良亦無戰鬬功帝使自擇齊三萬户良曰臣始起下邳與上會留此天以臣授陛下陛下用臣計幸而時中臣願封留足矣不敢當三萬户乃封良為留侯封陳平為户牖侯平辭曰此非臣之功也帝曰吾用先生謀戰勝克敵非功而何平曰非魏無知

臣安得進帝曰子可謂不背本矣乃賞無知

高帝已封大功臣二十餘人其餘爭功不決未得行封帝從複道望見諸將往往相與坐沙中語帝曰此何語留侯曰陛下不知乎謀反耳帝曰何故留侯曰陛下起布衣以此屬取天下今所封皆故人所親愛所誅者皆平生所仇怨此屬畏陛下不能盡封又恐見疑平生過失及誅故相聚謀反耳帝乃憂曰為之柰何留侯曰陛下平生所憎羣臣所共知誰最甚者帝曰雍齒與我有

故怨數相窘辱我留侯曰今急先封雍齒則羣臣人人自堅矣於是乃封雍齒爲什方侯而急趣丞相御史定功行封羣臣皆喜曰雍齒尚爲侯我屬無患矣

高帝詔定元功十八人位次皆曰曹叅功最多宜第一鄂千秋進曰叅雖有野戰畧地之功此特一時之事耳上與楚相距五歲失軍亡衆跳身遁者數矣蕭何常從關中遣軍補其處又軍無見粮何轉漕關中給食不乏陛下雖數亡山東何常全關中以待陛下此萬世之功

也今奈何以一旦之功而加萬世之功哉何第一蕭次之帝曰善於是乃賜何帶劒履上殿入朝不趨上曰吾聞進賢受上賞封千秋為安平侯

十一年梁王彭越以謀反夷三族梟首於洛陽下詔有敢收視者輒捕之欒布祠而哭之吏捕以聞上召布罵曰若與彭越反邪吾禁人勿收若獨祠而哭之與越反明矣趣亨之布曰願一言而死上曰何言布曰方上之困於彭城敗滎陽成臯間項王所以遂不能西走以彭

王居梁地與漢合從苦楚也當是之時彭王一顧與楚則漢破與漢而楚破且垓下之會微彭王項氏不亡天下已定彭王剖符受封亦欲傳之萬世今陛下一徵兵於梁彭王病不行而陛下疑以為反反形未見以苛小案誅滅之臣恐功臣人人自危也今彭王已死臣生不如死請就亨於是上乃赦布罪拜為都尉

元帝時西域都護騎都尉甘延壽與西域副校尉陳湯使西域矯制發城郭諸國兵車師戊已校尉屯田吏士

攻斬郅支單于帝内嘉其功而匡衡石顯爭之宗正劉
向上奏曰郅支單于囚殺使者吏士以百數事暴揚外
國傷威毁重羣臣皆閔焉陛下赫然欲誅之意未嘗有
忘西域都護甘延壽副校尉陳湯承聖指倚神靈總百
蠻之君攬城郭之兵出百死入絶域遂蹈康居屠五重
城搴歙侯之旗斬郅支之首縣旌萬里之外揚威昆山
之西掃谷吉之恥立昭明之功萬夷慴伏莫不懼震呼
韓邪單于見郅支已誅且喜且懼鄉風馳義稽首來賓

願守北藩累世稱臣立千載之功建萬世之安羣臣之
勲莫大焉昔周大夫方叔吉甫為宣王誅玁狁而百蠻
從其詩曰嘽嘽焞焞如霆如雷顯允方叔征伐玁狁蠻
荆來威易曰有嘉折首獲匪其醜言美誅首惡之人而
諸不順者皆來從也今延壽湯所誅震雖易之折首詩
之雷霆不能及也論大功者不録小過舉大美者不疵
細瑕司馬法曰軍賞不踰月欲民速得為善之利也盖
急武功重用人也吉甫之歸周厚賜之其詩曰吉甫宴

喜既多受祉來歸自鎬我行永久千里之鎬猶以為遠況萬里之外其勤至矣延壽湯既未獲受祉之報反屈捐命之功久挫於刀筆之前非所以勸有功厲戎士也昔齊桓公前有尊周之功後有滅項之罪君子以為功覆過而為之諱行事貳師將軍李廣利損五萬之師靡億萬之費經四年之勞而僅獲駿馬三十匹雖斬宛王母鼓之首猶不足以復費其私罪惡甚多孝武以為萬里征伐不錄其過遂封拜兩侯三卿二千石百有餘人

今康居國彊於大宛郅支之號重於宛王殺使者罪甚於留馬而延壽湯不煩漢士不費斗糧比於貳師功德百之且常惠隨欲擊之烏孫鄭吉迎自來之日逐猶皆裂土受爵故言威武勤勞則大於方叔吉甫列功覆過則優於齊桓貳師近事之功則高於安遠長羅而大功未著小惡數布臣竊痛之宜以時解縣通籍除過勿治尊寵爵位以勸有功

成帝時陳湯下獄當死太中大夫谷永上奏曰臣聞楚

有子玉得臣文公為之仄席而坐趙有亷頗馬服彊秦
不敢窺兵井陘近漢有郅都魏尚匈奴不敢南鄉沙幕
由是言之戰克之將國之爪牙不可不重也蓋君子聞
鼓鼙之聲則思將率之臣竊見闗内侯陳湯前使副西
域都護忿郅支之無道閔王誅之不加䇿慮愊憶義勇
奮發卒興師奔逝橫厲烏孫踰集都頼屠五重城斬郅
支首報十年之逋誅雪邊吏之宿恥威震百蠻武暢四
海漢元以來征伐方外之將未嘗有也今湯坐言事非

是幽囚久繫歷時不決執憲之吏欲致之大辟昔白起為秦將南拔郢都北阬趙括以纖介之過賜死杜郵秦民憐之莫不隕涕今湯親秉鉞席卷喋血萬里之外薦功祖廟告類上帝介冑之士靡不慕義以言事為罪無赫赫之惡周書曰記人之功忘人之過宜為君者也夫犬馬有勞於人尚加帷蓋之報況國之功臣者哉竊恐陛下忽於鼙鼓之聲不察周書之意而忘帷蓋之施庸臣遇湯卒從吏議使百姓介然有秦民之恨非所以厲

死難之臣也

哀帝時議郎耿育上書言便宜因訟陳湯曰延壽湯為聖漢揚鉤深致遠之威雪國家累年之耻討絶域不羈之君係萬里難制之虜豈有比哉先帝嘉之仍下明詔宣著其功改年垂歷傳之無窮應是南郡獻白虎邊陲無警備會先帝寢疾然猶垂意不忘數使尚書責問丞相趣立其功獨丞相匡衡排而不予封延壽湯數百戶此功臣戰士所以失望也孝成皇帝承建業之基乘征

伐之威兵革不動國家無事而大臣傾邪讒佞在朝曾不深惟本末之難以防未然之戒欲專主威排妒有功使湯塊然被冤拘囚不能自明卒以無罪老棄敦煌正當西域通道令威名折衝之臣旋踵及身復為郅支遺虜所笑誠可悲也至今奉使外蠻者未嘗不陳郅支之誅以揚漢國之盛夫援人之功以懼敵棄人之身以快讒豈不痛哉且安不忘危盛必慮衰今國家素無文帝累年節儉富饒之畜又無武帝薦延梟俊禽敵之臣獨

有一陳湯耳假使異世不及陛下尚望國家追録其功封表其墓以勸後進也湯幸得身當聖世功曾未久反聽邪臣鞭逐斥遠使亡逃分竄死無處所遠覽之士莫不計度以為湯功累世不可及而湯過人情所有湯尚如此雖復破絶筋骨暴露形骸猶復制於脣舌為嫉妒之臣所係虜耳此臣所以為國家尤戚戚也

東漢光武建武二年封功臣為列侯鄧禹吳漢皆食四縣博士丁恭上奏曰古者封諸侯不過百里今封四縣

不合法制帝曰古之亡國皆以無道未嘗聞功臣地多
而滅亡者也帝以貴人兄陰識有軍功欲加增封識曰
臣幸託屬掖庭陛下仍加爵土此為親戚受賞國人計
功也帝從之
桓帝時恩澤諸侯以無勞受封羣臣不悅而莫敢諫大
鴻臚趙典獨上奏曰夫無功而賞勞者不勸上忝下辱
亂象干度且高祖之誓非功臣不封宜一切削免爵土
以存舊典帝不從

桓帝欲襃崇大將軍梁冀中朝咸稱冀之勲德宜比周公錫之山川土田附庸司空黄瓊上奏曰冀前以親迎之勞增邑三十又其子胤亦加封賞昔周公輔相成王制禮作樂化致太平是以大啓土宇開地七百今諸侯以户邑為制不以里數為限蕭何識髙祖於泗水霍光定傾危以興國皆益户增封以顯其功冀可比鄧禹合食四縣賞賜之差同於霍光使天下知賞必當功爵不越德朝廷從之

獻帝時曹操上奏曰昔袁紹侵入郊甸戰於官渡時兵少糧盡圖欲還許書與荀彧議彧不聽臣建宜往之便恢進討之規更起臣心易其愚慮遂摧大逆覆取其衆此彧覩勝敗之機略不世出也及紹破敗臣糧亦盡以為河北未易圖也欲南討劉表彧復止臣陳其得失臣用反旆遂吞凶族克平四川向使臣退於官渡紹必鼓行而前有傾覆之形無克捷之勢後若南征委棄兖豫利既難要將失本據彧之二策以亡為存以禍致福謀

殊功異臣所不及也是以先帝貴指蹤之功薄搏獲之賞古人尚帷幄之規下攻拔之捷前所賞録未副或䰟䰟之勲乞重平議疇其户邑

西晉武帝時議郎段灼上奏曰昔伐蜀募取涼州兵馬羌人健兒許以重報五千餘人隨鄧艾討賊功皆第一而乙亥詔書州郡將督不與中外軍同雖在上功無應封者唯金城太守楊欣所領兵以逼江由之勢得封者三十人自金城以西非在欣部無一人封者苟在中軍

之例雖下功必侯如州郡雖下功高不封非所謂近不重施遠不遺恩之謂也臣聞魚懸由於甘餌勇夫死於重報故荆軻慕燕丹之義專諸感闔閭之愛匕首振於秦庭吳刀耀於魚腹視死如歸豈不有由也哉夫功名重賞士之所競不平致怨由來久矣詩云尸鳩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兮臣以為此等宜蒙爵賞時王濬有平吳之勳而為王渾所譖毁帝雖不用無明賞罰以濬為輔國大將軍天下咸為之怨博士秦秀上

言曰自大晉啓祚輔國之號率以舊恩此爲王濬無功之時受九列之顯位立功之後更得寵人之辱號也四海視之孰不失望蜀小吳大平蜀之後二將皆就加三事今濬還而降等天下安得不惑乎吳之未亡也雖以三祖之神武猶躬受其屈以孫皓之虛名足以驚動諸夏每一小出雖聖心知其垂亡然中國輒懷惶怖當爾時有借天子百萬之衆平而有之與國家結兄弟之交臣恐朝野實皆甘之耳今濬舉蜀漢之卒數旬而平吳

雖舉吳人之財寶以與之本非已分有焉而遽與計校乎

惠帝永康初楊駿輔政大開封賞多樹黨援散騎常侍侍中石崇等上奏曰陛下聖德光被皇靈啓祚正位東宮二十餘年道化宣流萬國歸心今承洪基此乃天授至於班賞行爵優於泰始革命之初不安一也吳會僭逆幾於百年邊境被其荼毒朝廷爲之旰食先帝決獨斷之聽奮神武之畧蕩滅逋寇易於摧枯然謀臣猛將

猶有致思竭力之效而今恩澤之封優於滅吳之功不安二也上天眷祐實在大晉卜世之數莫知其紀今之開制當垂於後若尊卑無差有爵必進數世之後莫非公侯不安三也臣等敢冒陳聞竊謂泰始之初及平吳論功制度名牒皆悉具存縱不能遠遵古典尚宜依準舊事書奏弗納

梁武帝時御史中丞任昉上奏曰臣聞將軍死綏咫步無却顧望避敵逗撓有刑至乃趙母深識乞不為坐魏

主著令抵罪已輕是知敗軍之將身死家戮爰自古昔
明罰在斯臣竊尋獯獫侵軼蹔擾疆陲王師薄伐所向
風靡是以淮徐獻捷河兖凱歸東關無一戰之勞涂中
罕千金之費而司部懸隔斜臨寇境故使狡虜憑陵淹
移歲月故司州刺史蔡道恭率勵義勇奮不顧命全城
守死自冬徂秋猶轉戰無窮亟摧醜虜方之居延則陵
降而恭守比之疎勒則耿存而蔡亡若使郢部救兵微
接聲援則單于之首久懸北闕豈直受降可築涉安啓

土而已哉寔由郢州刺史臣景宗受命致罰不時言邁故使蝟結蟻聚水草有依方復按甲盤桓緩救資敵遂令孤城窮守力屈凶威雖然猶應固守三關更謀進取而退師延頸自貽虧衂疆埸侵駭職是之由不有嚴刑誅賞安寘景宗即主臣謹按使持節都督郢司二州諸軍事左將軍郢州刺史湘西縣開國侯臣景宗擢自行間遘兹多幸指蹤非擬獲獸何勤賞茂通侯榮髙列將負擔裁弛鐘鼎遽列和戎莫效二八已陳自頂至踵功

歸造化潤草塗原豈獲自已且道恭云逝城守累旬景
宗之存一朝棄甲生曹死蔡優劣若是惟此人斯有覥
面目昔漢光命將坐知千里魏武置法案以從事故能
出必以律錙銖無爽伏惟聖武英挺畧不世出料敵制
變萬里無差奉而行之寔弘廟算惟此庸固理絶言提
自逆胡縱逸久患諸夏聖朝乃顧將一車書憝彼司氓
致辱非所早朝永歎載懐矜惻致兹虧喪何所逃罪宜
正刑書肅明典憲臣謹以劾請以見事免景宗所居官

下太常削爵土收付廷尉法獄治罪其軍佐職僚偏裨將帥絓諸應及咎者別攝治書侍御史隨遠續奏臣謹奉白簡以聞

後魏孝明帝時行臺左丞辛雄在軍上奏曰凡人所以臨堅陳而忘身觸白刃而不憚者一則求榮名二則貪重賞三則畏刑罰四則避禍難非此數事雖聖王不能勸其臣慈父不能厲其子明主深知其情故賞必行罰必信使親踈貴賤勇怯賢愚聞鐘鼓之聲見旌旗之列

莫不奮激競赴敵場豈厭久生而樂早死也利害懸於前欲罷不能耳自秦隴逆節將歷數年蠻左亂常稍已多載凡在戎役數十萬人三方師衆敗多勝少跡其所由不明賞罰故也陛下欲天下之早平愍征夫之勤悴乃降明詔賞不移時然兵將之勳歷稔不決亡軍之卒晏然在家致令節士無所勸慕庸人無所畏懾進而擊賊死交而賞賒退而逃散身全而無罪此其所以望敵奔沮不肯進力者矣若重發明詔更量賞罰則軍威必

張賊難可弭臣聞必不得已去食就信以此推之信不可斯須廢也賞罰陛下之所易尚不能全而行之攻敵士之所難欲其必死寧可得也臣既庸弱忝當戎使職司所見輒敢上聞惟陛下審其可否

北齊文宣帝天保五年制詔問刑罰寛猛秀州長史樊孝謙上奏曰臣聞惟王建國刑以助禮猶寒暑之贊隂陽山川之通天地爰自末葉法令稍滋秦篆無以窮書楚竹不能盡載有司因此開以二門高下在心寒熱隨

意周官三典棄之若吹毛漢律九章違之如覆手遂使長平獄氣得酒而後消東海孝婦因災而方雪詔書挂壁有善而莫遵姦吏到門無求而不可皆由上失其道民不見德而議者守迷不尋其本鍾繇王朗追怨張倉祖訥梅陶共尤文帝便謂化屍起偃在復肉刑致治興邦無關周禮伏惟陛下昧爽坐朝留心政術明罰以糾諸侯申恩以孩百姓黄旗紫蓋已絶東南白馬素車將降軹道若復峻典深文臣實未悟何則人肖天地俱禀

陰陽安則願存擾則圖死故王者之治務先禮樂如有未從刑書乃用寛猛兼設水火俱陳未有專任商韓而能長久昔秦歸士會晉盜來奔舜舉皋陶不仁自遠但令釋之定國迭作理官龔遂文翁繼為郡守科閑律令一此憲章欣聞汲黯之言泣斷昭平之罪則天下自治大道公行乳獸含牙蒼鷹垂翅楚王錢府不復須封漢獄寃囚自然蒙理後服之徒既承風而慕化有截之内皆蹈德而詠仁號以成康何難之有

後周武帝初平齊之後帝欲賞從官留京者不預司武中士柳彧上奏曰今太平告始賜賞宜明酬勲報勞務先有本屠城破邑出自聖規斬將搴旗必由神畧若負戈擐甲征扞劬勞至於鎮撫國家宿衛為重俱稟成筭非專已能留從事同功勞須等帝從之於是留守並加品級

保定二年三老于謹上言曰為國之道必須有法法者國之綱紀不可不正所正在于賞罰若有功必賞有罪

必罰則為善者日益為惡者日止若有功不賞有罪不罰則天下善惡不分下人無所措其手足矣

唐太宗時封中書令房玄齡為邗國公工部尚書杜如晦為蔡國公吏部尚書長孫無忌為齊國公並為第一等食實封三千三百戶皇從父淮安王神通上言曰義旗初起臣率兵先至今房玄齡等刀筆之人功居第一臣竊不服太宗曰國家大事惟賞與罰若賞當其勞無功者自退罰當其罪為惡者咸懼則知賞罰不可輕行

也令計勲行賞玄齡等有籌謀帷幄畫定社稷之功所以漢之蕭何雖無汗馬指蹤推轂故得功居第一叔父於國至親誠無愛惜但以不可緣私濫與勲臣同賞矣由是諸功臣自相謂曰陛下至公賞不私其親吾屬何可妄訴初高祖舉宗正籍弟姪再從三從童孩已上封王者數十人至是太宗謂羣臣曰自兩漢已降惟封子及兄弟其踈遠者非有大功如漢之賈澤並不得受封若一切封王多給力役乃至勞苦萬姓以養已之親

屬於是宗室先封郡王其間無功者皆降為縣公
侯君集為交河行軍大總管討平高昌自配没罪人私
取珍寶婦女有司劾之太宗詔君集詣獄簿對中書侍
郎岑文本諫曰高昌之罪議者以其遐遠欲置度外唯
陛下奮獨見之明授决勝之畧君集得指期平殄今推
勞將帥從征之人悉蒙重賞未踰數日更以屬吏天下
聞之謂陛下録過遺功無以勸後且古之出師克敵有
重賞不勝蒙顯戮當其有功也雖貪財縱欲尚蒙爵邑

其無功也雖勤躬潔巳不免鈇鉞故曰記人之功忘人之過宜為君者也昔李廣利貪不愛卒陳湯盜所收康居財物二主皆赦其罪封侯賜金夫將帥之臣廉慎少而貪墨多軍法曰使智使勇使貪使愚故智者樂立其功勇者好行其志貪者邀趨其利愚者不計其死是以前聖使人必收所長而棄所短陛下宜申宥君集俾復朝列以勸有功帝寤釋不問

桂州都督府李弘節以清慎聞及身歿後其家賣珠太

宗聞之宣於朝曰此人生平宰相皆言其清今日既然所舉者豈得無罪必當深理之不可捨也侍中魏徵奏曰陛下生平言此人清未見受財之所今聞其賣珠將罪舉者臣不知所謂自聖朝已來為國盡忠清貞慎守終始不渝屈突通張道源而已通子三人來選有一匹羸馬道源兒子不能存立未見一言及之今弘節為國立功前後大蒙賞賚居官歿後不言貪殘妻子賣珠未為有罪審其清者無所存問疑其濁者旁責舉人雖云

疾惡不疑實亦好善不篤臣竊思度未見其可恐有識
聞之必生枉議太宗撫掌曰造次不思遂聞此語方知
談不容易並勿問之其屈突通張道源兒子宜各與一
官
太宗嘗與大將軍蘭謩語謩不對太宗怒而繫之後知
其聾乃釋不問語侍臣曰我昨發怒蘭謩若遂加其罪
豈不濫罰魏徵對曰古者帝王多因喜怒遂濫其賞罰
今陛下思怒蘭謩遂能却更思省若此心不移四海之

福也

德宗時翰林學士陸贄上奏曰右冀寧奉宣勑旨卿及諸學士名銜宜並抄録進來冀寧又向臣說云聖意以臣等自到奉天書詔填委欲與改轉以奬勤勞者承命竦惡顧慙非宜進退徬徨不知所措臣謬以儒學選居翰林雖職異討謨而恩參近侍當陛下用兵之會乏决勝之籌從陛下避狄之遊靡出奇之計見危闕授命之節知難無伏死之争事君大猷臣則皆曠屑屑供職曽

何足云夫君之有臣以濟理也理不失道亂何由生亂之浸興由理乖也君之及難實臣罪也是以主憂則臣辱主辱則臣死今陛下躬罹逼脅露處郊畿園廟震驚斯謂辱矣寇讐容逋亦云憂矣臣竊謂凡今在位任重者其罪大職近者其責深臣之職司頗亦為近是宜當責安可增榮又聞初到奉天已頒詔命應是扈從將吏一例並加兩階今若翰林之中獨蒙改轉乃是行賞不類命官以私錄微勞則臣等遷位過優勸來者則從官

加階太薄先後失次輕重不倫凡百具僚誰不解體夫行罰先貴近而後卑遠則令不犯行賞先卑遠而後貴近則功不遺至如徇主忘家固是臣子常分追陪輦蹕曷足甄稱陛下必以朝官之中有來有否事須旌別以儆不從則望先録大勞次徧羣品然後以例均被臣亦何敢獨辭殊渥曲臨實傷大體不任覥懼之至謹奉狀以聞

峀粲為郎中陸贄欲進粲官德宗不許曰晉卿往攝政

有不臣之言又名其子皆與帝王同宜與外官贄奏曰王者爵人必於朝刑人必於市言與衆共之奬而不言其善斯謂曲貸罰而不書其惡斯謂中傷曲貸則授受不明而私幸之門啓中傷則枉直無辨而讒間之道行可不慎哉若陛下以晉卿姦邪粲等應坐則當公議其罪若知見誣亦宜擢粲等以示天下且晉卿起文儒致位台輔謙柔敦厚爲三朝所推安肯爲族滅計雖甚狂險猶不爲之況老臣乎帝然之

韓愈上奏曰臣伏見六月八日勑以狂賊傷害宰臣擒捕陛下悲傷震悼形於寢食特降詔書明立條格云有能捉獲賊者賜錢萬貫仍加超授令下手賊等四分之内已得其三其餘兩人蓋不足計根尋蹤跡知自承宗再降明詔絶其朝請又與王士則士平等官八日之制無不行者獨有賞錢尚未賜給群情疑惑未測聖心聞初載錢置市之日市中觀者日數萬人巡繞瞻視咨嗟嘆息既去復來以至日暮百姓小人重財輕義不能深

達事體但見不給其賞便以爲朝廷愛惜此錢不守言信自近傳遠無由辯明且出賞所以求賊令賊已誅斬若無人捉獲國家何因得此賊而正刑法也承宗而賜誅絶也士則士平何故與美官也三事既因獲賊獲賊必有其人不給賞錢實亦難曉假如聖心獨有所見審知不合加賞其如天下百姓及後代久遠之人哉况今元濟承宗尚未擒滅兩河之地大半未收隴右河西皆没於敵所宜大明約束使信在言前號令指揮以圖功

利况自陛下即位以來繼有丕績斬楊惠琳收夏州斬劉闢收劔南東西川斬李錡收江東縛盧從史收澤潞等五州威德所加兵不汙刃收魏博等六州致張茂昭張惜收易定徐泗濠等五州創業以來列聖功德未有能高於陛下者可謂赫赫巍巍光照前後矣此由天授陛下神聖英武之德為巨唐中興之君宗廟神靈所共祐助勉强不已守之以信則故地不足收而太平不難致如乘快馬行平路遲速進退自由其心有所欲往無

不可者於此之時特宜示人以信孔子欲存信去食人非食不生尚欲捨生以存信況可無故而輕棄也昔秦孝公用商鞅為相欲富國强兵行令於國恐人不信立三丈之木於市南門募人有能徙置北門者與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輒與五十金秦人以君言為必信法令大行國富兵强無敵天下三丈之木非難徙也徙之非有功也孝公輒與之金者所以示其言之必信也昔周成王尚小與其弟叔虞為戲削桐葉為珪曰以晉封汝其

臣史佚因請擇日立叔虞為侯成王曰吾與之戲耳史佚曰天子無戲言言之則史書之禮成之樂歌之於是遂封叔虞於晉昔漢高祖出黄金四萬斤與陳平恣其所為不問出入令謀項羽平用金間楚數年之間漢得天下論者皆言漢高祖深達於利能以金四萬斤致得天下以此觀之自古以來未有不信其言而能有大功者亦未有不費少財而能收大利者也臣於告賊之人本無恩義彼雖獲賞了不關臣所以區區盡言不避煩

黷者欲令陛下之信行於天下也伏望恕臣愚陋僭惷之罪而收其懇款誠至之心天下之幸非臣之幸也

憲宗元和元年左拾遺元稹上奏曰臣聞令之必行於下者信也令苟不信患莫大焉今陛下初臨寓内務切黎元至於牧守字人之官所宜詳擇苟未得人不當虛授苟或任使不可屢遷臣竊見近除寧州刺史論儻虔州刺史高弘本通州刺史豆盧靖曾不涉旬並已追制又以杜兼為蘇州刺史行未半途復改郎署臣不知誰

請於陛下而授之誰請於陛下而追之追之是則授之非授之是則追之非以非為是者罰必加然後人不敢輕其舉以是為非者罪必及然後下不敢用其私此先王所以不令而人從不言而人信豈異事哉率是道也今陛下如綸之令朝降反汗之詔夕施紛紛紜紜無所歸咎臣竊恐陛下之令未能取信於朝廷而況於取信天下乎臣伏願陛下儆舉者之詞察追者之請若舉者之詞直則請而追之者不得無過若追者之理勝則舉

而授之者不得無辜賞罰是非所宜明當況陛下肇臨
黎庶教化惟新誥令之間四方所仰少有得失天下必
聞臣實庸愚謬居諫列職當言責不敢偷安苟有所裨
萬死無恨無任愚迫懇欵之至
五年裴垍言於帝曰軍器使承璀首唱用兵疲敝天下
卒無成功陛下縱以舊恩不加顯戮豈得全不貶出以
謝天下乎李絳奏曰陛下不責承璀他日復有敗軍之
將何以處之若誅之則同罪異罰彼必不服若釋之則

誰不保身而玩寇乎帝即罷之

六年李吉甫言於帝曰賞罰人主之二柄不可偏廢今恵澤已深而威刑未振中外解惰願加嚴以振之帝顧李絳曰何如絳曰王者之政尚德不尚刑豈可舍成康文景而效秦始皇父子乎帝曰然後于頔入對亦勸上峻刑帝謂宰相曰于頔大是奸臣勸朕峻罰卿知其意乎皆對曰不知也帝曰此欲朕失人心耳吉甫失色退而抑首不言笑竟日

七年帝遣使宣慰魏博宰相李絳上言曰魏博五十餘年不霑皇化一旦來歸不有重賞過其所望則無以慰士卒之心使四鄰勸慕請發內庫錢五十萬緡以賜之宦官以爲太多帝以語絳絳對曰田興不貪專地之利不顧四鄰之患歸命聖朝陛下柰何愛小費而遺大計不以收一道人心錢用盡更來事機一失不可復追借使國家發十五萬兵以取六州期年而克之其費豈止如此而已乎帝悅曰朕所以惡衣菲食蓄聚貨財正爲

欲平定四方不然徒貯之府庫何為

後唐廢帝清泰初帝賜將士緡錢不給學士李專美夜直帝讓之曰卿名有才不能為我謀此留才安所施乎專美對曰臣駑劣陛下擢任過分然軍賞不給非臣之責也竊思自長興之季賞賚亟行卒以是驕繼以山陵及出師帑藏遂涸雖有無窮之財終不能滿驕卒之心故陛下拱手於危困之中而得天下夫國之存亡不專係于厚賞亦在修法度立紀綱陛下苟不改覆車之轍

臣恐徒困百姓存亡未可知也今財力盡於此矣宜據所有均給之何必踐初言乎帝深以為然

後晉出帝開運二年帝賞賜優伶無度中書令兼樞密使桑維翰上奏曰鄉者陛下親禦胡寇戰士重傷者賞不過帛數端今優人一談一笑稱旨往往賜束帛萬錢錦袍銀帶彼戰士見之能不觖望士卒解體陛下誰與衛社稷乎帝不聽

後漢高祖初即位議率民財以賞將士夫人李氏上諫

曰陛下因河東創大業未有以惠澤其民而先奪其生生之資殆非新天子所以救民之意也請悉出宫中所有以勞軍士雖復不厚人無怨言從之

宋太祖時有當遷官者太祖素惡其人不與趙普堅以為請太祖怒曰朕固不為遷官卿若之何普曰刑以懲惡賞以酬功古今通道也且刑賞天下之刑賞非陛下之刑賞豈得以喜怒專之太祖起入宫普隨之立於宫門久不去竟得俞允

仁宗景祐四年侍御史知雜事龎籍論近年賞典太優刑章稍縱疏曰臣聞國家之重先乎紀綱紀綱之要實在賞刑賞不失有功則勞臣勸刑不失有罪則姦人懼二者或失紀綱必隳伏惟皇帝陛下英睿恭勤綜覈羣品博詢下議以裨闕政況臣蒙荷天造粉身無報敢罄愚管少陳時事伏覩近年賞典太優刑章稍縱夫官爵之設所以磨礪群器以成萬務茍無勞而有賞則人不務施勞無德而祿則人不務修德近因上殿奏事之際

因言及此親聞德音亦以僥倖為患此聖心固已知矣以陛下欽明之德而尚有僥倖之澤臣恐由執事者有失持守典章之故也夫戚里之族親近之臣得至帝座之前皆有求恩之意各徇其請則爵禄之數有限僥倖之求無極然人君以寛仁為德其哀鳴於前者恐難峻阻則必勉徇其意降旨於外臣愚欲望陛下明諭大臣執守規矩無致超越大臣既執之陛下已從之求恩者至於再至於三則僥倖自息紀綱常存留此超等之恩

以待有功之賞又覩近年刑典太寛漸啓姦路且殺人者死古今通制自朝廷降勅死罪情理可憫者並令奏取勅裁免或有不中明言更不駮勘自此殺人者得設計謀造作情理一行上讞無不容貸者其法不過杖脊配軍獲生者雖荷寛恩被殺者幽寃何訴所以天下殺人之獄歲益多矣實恐自此豪强之民有殺人命者行賂造情以求奏貸無復償其死命此蓋欲為寛法以感召和氣臣實以謂不然至於盜賊之黨在制其萌兆小

盜不捨則大寇不集前代本因小寇失制遂成嘯聚為天下患者多矣近貴州刼賊何安等六人各執槍杖自稱將軍本處知州譚綜妄作情理奏聞貸刦五人遠方之民被此强刼今貸活之臣恐自此盜賊不懼若遇荒歲群黨必成結聚既多必須加兵峻法以誅之臣謂誅其衆於後曷若戒其事於前欲望今後各處奏到殺人强刼罪人如其情理無可憫之狀即乞依法處正不與容貸臣出於儒生非樂聞深典實恐沈寃無訴獘門公

啓無恐法不勝姦寇盜益熾故宜早絶其萌無使至於難制也所謂熒熒不已炎炎奈何涓涓不已將成江河此之謂也又貪婪之吏唯財是圖常使懐於懼心則不敢侵剥於下先帝深疾贓汙如法嚴戒一經黜削不復齒用近年貪吏益衆蓋由寛法所致向來以贓廢棄者既獲甄叙又降勅不許按察之官召人告首自此貪心益固自謂得時按部之官轉難發舉前歲太常博士王昌符知循州爲政貪濫遠近所悉朝廷令放離任皆謂

必獲罪譴到闕轉屯田員外郎又職方員外郎沈厚載知南劍州在任貪濁不公祗為勘官非才致其漏網然其曲情枉法事迹灼然洎移知歸州亦轉正郎此所以為過者不惟無懼罪之心兼亦有望恩之意伏乞遵先朝嚴制改近年寛典用威贓猾以安黎民又覩軍戎之政稍失防制兵士漸恣不懼都將都將畏罪姑息其下葢由近歲寛階級之法啓輕慢之心故也夫軍容不入國國容不入軍此明治兵之政與常法異也若都將有

誅剥其下虐用其人灼然可罪固不可寛之也若小小曲直亦不須一一量較輕重况都將本出於卒伍豈無小過失若令兵衆持而制之則更無畏憚既不畏都將又安得不恣横為非若必須無瑕方可臨衆則舉天下能有幾人故在制置其宜無使兵衆輕制都將都將反畏其下也每有兵士論訴都將公案内有小小之過皆亦下獄勘罪結案取裁此亦望朝廷别為經制漸使都將有權則兵不敢驕縱近戎州奏寧遠指揮兵士馮順

等一十八人共謀結連逃背往賴令寨先斬却寨將勾鑒後撥出本寨衣甲器械虜掠守把兵士遞鋪軍人往資榮州界打刧收拾人馬回來搓破戎州占坐候兵馬到却走入蠻界兼買猪於神廟飲血酒為誓因徒中告首幸而敗獲不然則為一方大患矣此乃不畏都將所致也望朝廷深切戒之速宜改立治軍之法

皇祐五年籍又上奏曰臣聞昔太祖時慕容延釗將兵一舉得荆南之地方數千里兵不血刃不過遷官加爵

邑錫金帛不用爲樞密使曹彬平江南擒李煜欲求使
相太祖不與曰今西有汾晉北有幽薊汝爲使相那肯
復爲朕死戰耶賜錢二十萬貫而已祖宗重名器如山
嶽輕金帛如糞壤此陛下所當法也狄青奉陛下威靈
殄戮兇醜克稱聖心誠可褒賞然方於廷劍與彬之功
不逮遠矣若遂用爲樞密使同平章事則青名位極矣
寇盜之警不可前知萬一他日青更立功欲以何官賞
之且樞密使髙若訥無過若何罷之不若且與移鎮加

檢校官多賜金帛亦足以酬青功矣

康定元年監在京樓店務蘇舜欽論賜第疏曰臣竊以賜第之典於國體至重前朝將相非有勲業則不得賜第京師近劉平血戰亡軀家族無託朝廷方推此恵時謂當然今茲醫卜庸流濫有求請煩瀆天聽侵亂邦經況賞罰二端國之神器所以驅駕豪傑示信四方若死行陣之家與伎術之輩均用此賞臣竊恐輕重失宜矣方今西鄙未寧暴師塞外流傳四出何以勸人伏望特

降德音即時寢罷況柳亢卿自有居第極為華侈若以其醫藥有効自可以金帛賜之上以重恩賞之科使戰伐者盡其死力下以絶僥覬之望俾貪冒者萌其耻心臣事在職司合有獻納蓋期賞之不僭非敢文而自營

上瀆宸嚴無任懇到之至

慶歷三年知諫院蔡襄乞責罰醫官狀曰臣竊見近實和公主及鄆國公主相繼夭傷供藥醫家已聞下開封府取勘者臣切知豫王鄂王薨時醫官亦是取勘只降一

兩官未旬月間尋得牽復切慮今來亦只似此行遣久遠不便況近來小兒醫官不一二年超升官資賞賜無數奏薦異姓恩澤過於兩制官寮賤者立貴貧者立富若以死生有命藥餌難工自來所醫疾病盡是命當痊愈此等何故濫受恩賞恣爲僥倖若以從來痊愈因藥合受恩賞今日所醫無驗自當伏就刑罰臣切聞先朝周王薨其時醫官李某杖背遠配廣南陛下一二年間皇子皇女繼亡六人盡在此輩數人之手兼臣聞醫官

各是臨病互相推托不肯及時下藥以致病深雖有良醫無由措手其罪至重比於李昚合更加刑其術至謬求之今人不為難得伏望陛下念祖宗社稷之重特因此時深行刑法庶使後人知懼藥餌盡心實為久遠保育皇嗣之計

四年知諫院歐陽脩論張子奭勞少恩多䟽曰臣風聞知汝州范祥為相度陝西青白鹽敕差張子奭權知汝州子奭自選人二年内遷至員外郎朝廷之意雖曰賞

勞而天下物議皆云僥倖蓋以子眞宣勞止兩次而遷官恩賜已數重自古賞功不過一次賞之不已故難弭人言初自選人改京官曰賞勞未及二歲改秘書丞又曰賞勞賜以章服又曰賞勞秘書丞不久又曰賞勞合得太常博士超遷員外郎又曰賞勞後行祠部為名曹又曰賞勞作京官合作知縣而作簽判又曰賞勞一任未滿合更有一任知縣又超通判差遣又曰賞勞此所以外人之議不允也況范祥暫出幹當只合交割以次

官員或轉運司自差人權今朝廷差人已是失體又於子奭為此侥倖今朝廷待闕在京者甚衆豈無一人堪權知州者朝廷每用一人必當使天下人服今每一差遣則物議沸騰累日不息昔五代桑維翰為晉相一夕除節度使十五人為將而人皆服其精今中書差一權知州而不能免人譏議者蓋事無大小當與不當而已其張子奭伏乞追寢權差之命仍乞今後外處差出知州只以本路轉運使差官權至於賞罰之柄貴在至公今

莫大罪不過一刑而止豈有勞者終身行賞而不已亦令後有勞效之人量其大小一賞而止若有別著能效則拔擢自可不次人亦自然無言伏以朝廷用人惟患守例而不能不次選任但不涉於僥倖實有才藝之人誰敢有言子奭作使西鄙不為無勞但恩賜已優於賞已足可惜令天下指為僥倖之人而掩其前效況又上虧朝政不可不思

嘉祐五年脩又上奏曰臣竊以謂治天下在明號令正

朝廷在修紀綱號令所行紀綱所振由人主有賞罰之柄也若號令出而不從紀綱弛而不整又不以賞罰臨之而欲正朝廷治天下臣不知其可也今者陛下親祀宗廟不敢獨受其福推恩羣臣遍及中外此聖德之至深厚也而臣下輙敢有所輕重以謂例恩泛及視以為輕而慢之原其情理其可恕乎方袷享始畢恩典推行命出之日宰相押班百官在列宣揚制誥布告天下而將臣偃蹇不肯受命稽停制書四十餘日有司無所申

舉恬然不以為怪是陛下號令不能行於朝廷而紀綱弛壞於武士凡士之知治體者皆為陛下惜也臣謂方今國家全盛天下無虞非有强臣悍將難制之患而握兵之帥輙敢如此不畏朝廷者盖由從前不惜事體因循寛弛有以馴致也令若又不正其罪罰而公為縱弛則恐朝廷失刑自此而始武臣驕慢亦自此而始號令不行於下紀綱遂壞於上亦自此而始夫古人所謂見於未萌者知之明也若事有萌而能杜其漸者又其次

也若見其漸而興之浸成後患者深可戒也臣前日為
許懷德事曾有奏論略陳大槩盖以方今賞罰之行只
據簿書法令以從事而罕思治體况如懷德在法非輕
於事體又重故臣復罄愚瞽伏乞聖慈裁擇而行之
脩又上奏曰臣聞江淮官吏等各為王倫事奏按已到
多時而尚未聞斷遣仍聞議者猶欲寬貸臣聞昨來江
淮官吏或斂物獻送或望賊奔迎或獻兵甲或同飲宴
臣謂倫一叛卒放肆猖狂而官吏敢如此者盖知賊可

畏而朝廷不足畏也今若更行寛貸則紀綱隳壞盜賊縱横天下大亂從此始矣何以知之昨王倫事起江淮官吏未行遣之間京西官吏亦須輕恕京西官吏見江淮官吏已如此則天下諸路亦指此兩路為法在處官吏皆迎賊棄城獻兵納物矣則天下何由不大亂也臣伏思祖宗艱難創造基圖陛下憂勤嗣守先業而一旦四夷外叛盜賊内攻其致害之由者誰哉皆由前後迂謬之臣因循寛弛使朝威不振紀綱遂隳今已壞之至

此而猶不革前非以寬濟寬何以救弊如晁仲約等情法至重俱合深行議者無由曲解或聞以謂自是朝廷素不爲備不可全罪外官假如有殺父與兄者豈可只言自是朝廷素無教化而不罪殺親之人又如有人掠奪生人男女金帛不可只言自是朝廷素無禮遜而不罪刼人之賊迂儒不可用可笑如此李熈古豈獨是朝廷素有備之州傅永吉豈獨是朝廷素練之兵盖用命則破賊矣今朝廷素無禦備爲大臣者又不責之守州

縣者合有罪又寛之天下之事何人任責切縁韓綱是大臣之家父子兄弟並在朝廷權要之臣皆是相識多方營救故先於江淮官吏寛之只要韓綱行遣不重今大臣不思國體但植私恩惟陛下以天下安危為計出於聖斷以勵群下則庶幾國威粗振賞罰有倫其晁仲約等乞重行朝典不可寛恕

慶歴八年侍御史知雜事何郯上奏曰臣昨訪聞修瓊林苑看池樓兵士經三司論告監官内臣張繼昇盜官

材木方下軍巡院勘劾為事連及御藥院袛候何誠用尋奉中旨釋放臣於十月十日已具劄子論列乞重下有司勘實用辯虛實至今未蒙指揮處置緣繼昇所犯情狀於法不輕未正典刑頗涉物議臣既有聞見理當盡言夫聖王御天下其要在刑政齊一而治化興焉莫怨於仇讎而有功必賞莫愛於親戚而有罪必罰賞不以仇讎廢罰不以親暱弛然後綱紀法令莫不粲然而政之廢舉猶有遠近事之利害猶有大小朝廷親暱之

臣近也有罪不治其害大天下疏外之臣遠也有罪不治其害小何則朝廷本也天下末也繩小自其大正末從其本將欲正天下必先正朝廷將欲正朝廷必先正親暱未有親暱正朝廷亂未有朝廷正天下亂也伏以陛下自紹休聖圖刑政之柄修舉不墜臣有犯少所寬假今宥繼昇豈非誠用因方在親侍以累及為請故薄其罪以貸之夫以誠用被陛下恩私故貸其刑是罪均而罰異也或將盡宥則政弛而法隳也此則溺愛之弊

越於前而害政之隙開於後也人君制刑罰於親踈無異也非不仁也蓋將正一罪則使千萬人懼也今以恩貸一繼昇必將啓百繼昇之犯從而赦之是獲安全者寡而陷戮辱者衆矣昔漢武帝時隆慮公主子坐殺人廷尉請論罪帝不敢以親故誣先帝法遂可其奏唐憲宗時五坊使楊朝汶因理五坊息利錢因捕平人裴度因對極言上曰欲與卿商量東軍些小之事我自處置度曰用兵小事也五坊使捕平人大事也兵事不理只

憂山東五坊使暴横恐亂輦轂上大悟遄罪朝汶推是而觀二主非薄於骨肉親暱示不以私恩害公義也伏望陛下以漢唐二主為監割不忍之恩正罪人之名使中外之人釋然知刑政無所私則天下幸甚臣疎遠而議親近豈不知誠用方被眷遇威權甚盛言發則禍及無所畏及者蓋職在言責不忍負陛下奬用也謹録漢武唐憲宗所行事迹二條進呈伏乞聖慈特賜省察并臣前奏下中書施行

皇祐二年知諫院包拯論明堂覃恩疏曰臣伏覩明堂

赦書應文武百官内臣並與遷轉臣先以風聞曾具論

列并乞召對不蒙開可退用憂迫弗遑啓處竊以爵禄

者天下之公器而邦國之大柄也惟士之有功與德所

宜處之非此二者不可濫與夫人君者固宜慎之惜之

茍輕用之則壞公器而失大柄一綱或紊百目皆隳雖

善為治者亦末如之何況今吏員益衆財用益殫為國

計者自當澄汰冗雜以寛調度豈可不辯能否普加官

爵是於承平之世行此姑息之事但恐賦租之廣不足給其用秩廪之多不足充其欲紀律一弛天下蕩然有不可捄之弊矣臣又伏讀近降詔旨今後應內降特與恩澤及免減罪犯並仰中書樞密院并所承受官司具前後詔勅執奏不得施行有以見陛下厲精草弊求治之切至也惟此覃恩頗蠹政之甚伏望陛下上稟祖宗之訓下為社稷之計所有今來遷轉恩澤乞賜特行裁處免千古之下以累聖德之萬一臣過叨寵擢位諫責

重區區之懇不能自已惟陛下留神省察天下幸甚

拯又乞依賞格酬奬李用和䟽曰臣聞功疑惟重廼國之令規賞不踰時欲人之知勸抑先聖之格訓又馭邦之大柄也伏見朝廷先以軍賊張海等未獲特立賞格召募使臣如捉獲依傅永吉例優加酬奬近聞右侍禁李用和應募而往不踰數旬果能殺獲張海等四人餘衆並已潰散用和授東頭供奉官閤門祗候中外聞之無不失望似非朝廷開示大信之旨也且張海一歲之

內恣行殘暴京西四十餘郡幅員數千里官吏逃竄士民塗炭以至江淮州縣無不震驚前後凡遣使臣悉多敗衂臣竊謂張海之害甚於王倫用和之功優於永吉而永吉左班殿直閤門祗候凡超八資授諸路副使宣事舍人今用和止超四資功同賞異何以激勸將來且有明文豈宜降等況西鄙未定盜賊間起方當責效之際不可失信於人其用和欲乞依準元降指揮比類傅永吉特與優改官秩如此上之出令貴乎必行下之立

功樂於自奮

嘉祐四年知制誥劉敞上奏曰臣聞人主所謹一嚬一笑誠以衆人所望視天下所倣傚也古者聖王之行賞也服物之章不可幸得府庫之財不以濫予前日朝廷以龍昌期所著書下兩制臣等觀其穿鑿臆說詭僻不經甚者至毀訾周公疑誤後學難以示遠乞下益州毀棄版本未聞朝廷卓然有所施行今忽加賜五品章服及絹百匹臣未知誰主爲奸邪崇僞飾虛附下罔上以

誤陛下執政又曾不能謹重政體顧畏公議苟慰藉人情賣弄國恩其失豈特嚬笑之間哉按昌期之書違古畔道所謂言偽而辯學非而博是王制之不聽而誅者也陛下哀其衰老未便伏少正卯之刑則幸矣又何賞之哉昔孔子作孝經以非聖人者無法乃比不孝之罪要君之罰而朝廷顧多昌期之毀周公臣所不曉也且陛下使臣等議之臣等不敢不盡忠既而棄其言焉豈以臣等為蔽賢而害能乎夫蔽賢而害能人臣之大罪

也願陛下因正臣等之罪而大表顯昌期之書使天下皆服誦而習尚之則可以釋謗於萬世矣自非然者置臣等之言而不用縱昌期之妄而不誅乃反褒以命服厚以重幣是非貿亂沮勸顛倒使迷國之計行於側而非聖之俗倡於下臣竊為陛下不取也書曰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夫章服固天所有而財力又民之所出也陛下奈何曲徇大臣之意而苟榮小人之身乎將使遠方寡見淺聞之民奔走於辯偽之學沈没於非聖之論

迷而不反非國家之利也伏乞追還詔書斷天下之疑毋使有識之士窺朝廷之淺深臣不勝拳拳

仁宗時張方平上主柄論曰夫人君宅海域之位以據宸極之尊攝天地之政以主名器之重言為法令動為制度其所以藏身之固者賞罰二柄而已故萬邦黎獻共為臣僕義勇投命賢傑效智挾藝能者懷爵禄而畢力暴威武者顧斧鉞而死心巍巍乎南面而臨天下人用畏戴由私有二柄而公用之也謂天之大寶必由受

命而得是謂國之利器亦以假人而失故明王誠慎視聽感發寤寐以求道德之老忠信之臣賢正之才慈惠之士以與居處以與圖議嚴恭祇畏奉若天命官不及私昵惟其能爵罔及惡德惟其賢及後佚王荒寧耽慢狎昵邪慝果行喜怒匪勤惟易柄用下失有失之閨闥有失之閽寺有失之廊廟有失之藩方原失之初率由近始雖得於外姦必在中故柄在藩方其耳目必在廊廟柄在廊廟其腹心必在閽寺柄在閽寺其肘腋必在

閨閫蓋情款密者則機隙易伺憑麗重者則指擿難及伏戎於莽中猶可虞伏戎于門不可虞也至乃后族戚里為虺蜴之宅北司内省為豺狼之窟台司公府為穽檻之地庶邦列都為斧鑕之場四方相仇烝民殄瘁得非由上失其正而下罹其害者哉歷代敗亂覆車一軌觀夫僻君失馭强臣得政蓋由厚味腊毒宴安鴆慝謂篋櫝巳固扃鐍不足嚴謂垣墉既修關楗可以弛倒鑄授盜朓軿自絶及奸微竊弄包藏結釁蟻漏壊堤烜遺

燎原合抱自毫末之萌履霜為堅氷之漸以我刀鋸而
威之以我衣裳而誘之皆其心腹雖平勃之謀無以遏
産祿之勢蕃武之重不能正甫節之惡謝安作相弗敢
阻南郡之九錫尉迥為將莫可正隋公之受遺矣故周
書八柄惟王行爵祿罪誅之事洪範三德惟王有玉食
威福之專是二柄者人主所自固生民所寄命也可不
慎也乎故略著前代治亂危亡之迹以為鑒焉
方平又論不孝之刑曰臣聞五刑之屬三千其罪莫大

於不孝周官司徒以鄉八刑糾萬民一曰不孝之刑不孝於其親有能忠於其君者乎有能睦於族婣者乎有能義於朋友者乎夫如是何有於民哉故曰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王者張官布憲訓民作極必擇仁義之士慈惠之師所以教育元元導之以善使民莊事而效法之也若其身悖德禮義愆庭闈忠順兩虧何以事上涖官行法民何則焉故漢制郡國察舉板其行狀首曰生事愛敬喪没如禮此漢之取

士先其行之道也夫親莫親於父母愛莫愛於妻子臣向覩邸報竊見臣寮至有棄其母而不養聞其沒而不喪或糟糠之伉儷纔仕宦而遣之傷化敗倫豈有甚此且禄仕貴乎逮養孝思至于終身故累茵而坐更起思親之感三年之喪未報免懐之重同爨有服緦之恤舊館有出涕之哀況昊天之劬勞受我身之形氣因心所至蓋自然之義慈跬步不忘豈俟牽於禮律奚衣冠之同處曾蠻兒之不如相彼虎狼尚知母子之愛惟是梟

蝮不禀陰陽之和傷時人倫汚我王道且律文子罵父母者罪死今夫生不養而没不哀豈特一詈爲惡之重乎況不孝之刑十惡之首非赦宥所解臣謂必正叢棘之戮肆諸市朝投不毛之鄉禦乎魑魅及聞乎有司議辟但止乎停官罰金臣竊悵然惜賞刑之失也伏以天下冠裳士人鮮全孝友之行率以宦遊或縁婚媾遂營卜乎田宅輙輕去乎墳墓茍思擇利而處罔念首丘之仁古者氏族各有源流閭里繫乎圖版一則賔舉自乎

鄉里一則忠孝考乎閥閱轉徙僑寓蓋由亂離方我治朝疑從土斷豈有無故而去父母之國獨善而委兄弟之親臣實見之比比而是流俗相習弗以怪時議為常不以譏節義所以陵遲民德所以虧薄此其玷陛下之風教敗理世之體道壞法侵紀其損至大臣伏乞應食祿之人父母在別無兄弟迎養而不養没而匿不喪父母在或因仕宦別營田業雖父母亡没而鄉里有宗族墳墓輒於別所立産而居者無問貴卑並當削其官爵

投棄遐徼雖經霈澤不在原釋諸當保任者必先列此數條於舉狀同贓私法連坐之其父母俱亾未葬而求官雖有明條率多冒犯臣欲乞應居憂服闋叙官日委自本鄉及所居州郡官吏保明委已畢葬即得與除叙如此則中庸之人當循禮而後動不義之子亦畏法而知懼上敦王化下厚人倫固治道之本也

侍讀學士宋祁乞專刑賞狀曰臣聞天子之所以能制四海役萬民而臣之者其柄有二曰刑曰賞而已臣操

之則淩洪範曰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臣有作福作威玉食則害于而家凶于而國昔宋子罕謂其君曰慶賞賜與者民之所喜也君自行之殺戮刑罰者民之所惡也臣請當之於是宋君失刑後為子罕所刼且子罕纔得一柄已為主患況兩得之哉伏見陛下恭儉仁厚憂勞聽斷細務小物一更聖心近世守文之主未見其比然而任用臣下主柄外移委棄刑賞不自總攝凡有所進必待臣下之譽而用之凡有所退亦待臣下

之毁而黜之夫毁譽行於上則朋黨成於下且黨人所惡能得陛下之法而罪之黨人所愛能得陛下之賞而官之則舉朝之人重私賞而輕公法捨其君而歸其臣雖欲無危不可得矣龍之所以能飛霄漢入淵泉變化不測以風雲為之衛也虎之所以能搏百獸神空山以爪牙為之使也使龍失風雲則鱣鮪等其靈虎廢爪牙則麋鹿角其能君失刑賞則見輕於天下矣況今四夷交侵師不用命財匱民怨吏以苛刻相挺官以黨與相

營陛下何不收取二柄而自用之假如罰不當辜人猶知畏賞不值善人尚知恩又況陛下之德之明賞必善罰必辜耶曾國政在陪臣春秋為諱之稱之曰盜況擁九五之丕構摠天下之機矩倒持利劒以資斷割忽洪範之至戒襲子罕之覆轍輕龍虎之神威抵春秋之所諱召衰促亂何所利哉比年以來日無盛光月行黃道氛霧無時河決地動皆下侵上上失權之應也伏望陛下上揆天刑俯覲人事收威福以在手破群黨於私門

奮乾綱擊雷聲行之一日天下廓然矣臣蒙恩深厚不敢愛死輕進瞽言惟垂裁赦

參知政事范仲淹上奏曰臣竊見許懷徳在延州為不進兵擊賊及軍民虗驚拋棄隨軍粮草遂送永興勘劾該赦釋放授秦州部署近又西賊侵邊破蕩郝熟户一千帳不能保護即合重行朝典以其在邊無效降充永興部署郭承祐降知相州為轉運使糺奏充北京都部署此二人一面責降一面遷轉天下聞之是朝廷賞罰

顛倒取笑四方何以激勸勲臣何以鑒戒惰將如王信狄青實有武勇堪任管軍亦恐未有大功遷轉太速祖宗朝任用邊將賞賜至厚使用度充足委信至重使生殺在已惟惜官職不令滿志恐有懈惰不思立功實前王馭將之術也又朝廷曾降詔所闕都虞候等更不循轉候有邊功除授今却不因功勞衝改此詔而今後國家之命全無信矣惟用兵命將之令尤要取信繫之安危與其他號令不同如須合轉起亦候過郊禮使作該

恩方可進爵願陛下再三思之仍乞丁寧指揮兩府令後議論賞罰不可輕易須是有所激勸不招旁議方可施行臣謂國家承五代之弊賴祖宗威德陛下仁聖保守四海久無禍難今四夷已動百姓已困倉庫已虛兵旅已驕國家安危實未可保惟賞罰之柄駕馭天下如賞罰頻失將何以保太平之業臣切懼之願陛下裁擇

仲淹爲陝西經畧安撫使又奏乞重定戰功賞格疏曰

臣等竊見用兵以來戰陣行賞逐處起請所見各異或

謂須要首級或謂當錄陣前得力之人至於使臣軍員並不許手下人所獲分數亦與士卒一般校功是以人無適從最害邊事臣等欲乞朝廷將元定賞格并諸處起請條貫重行定奪頒下諸路所貴軍中知信第賞無差

蔡襄上奏曰臣等竊見河北保州叛卒昨已招降原其致亂之因乃總領之司不能覺察自都轉運使安撫使而下一例奪職降官此盖朝廷督厲天下官吏深思撫

養士卒之宜先圖遏絶禍患之本然臣等切謂法令之
行必自近始若捨近繩遠雖法令日行人不信服臣聞
保州兵士未叛以前數月邊臣曾奏都大廵檢下兵士
乞早處置恐其生變大臣聞之絶不為意以至殺戮官
吏閉城邀命然後蒼黄或招或攻或作曲赦幸其革心
不至大害且帷幄之謀臨事先當準備豈有邊臣奏論
如此等事都無制置循以成患其誰之咎今張温之等
已責降其中書樞密院大臣與聞軍政者伏乞陛下推

邊臣所奏保州兵士事宜因依特與責罰庶乎法令明

而天下服

襄又上奏曰臣等近以保州叛卒平定之後朝廷以都

轉運張温之以下不覺察之罪例皆貶降臣等聞保州

兵卒未叛以前邊臣曾有奏請早乞處置絶無施行遂

至生變臣等伏乞陛下責罰大臣與聞政者伏聞陛下

已得邊臣之奏特以輔弼之重屈天威而恕之伏惟陛

下專賞罰之柄而所謂罰者已行於遠而不行於近既

失之矣所謂賞者又録其終而不録其初又重失也邊臣先能探刺叛卒情狀聞于朝廷其時大臣苟能深慮而預處置之必絶叛亂之萌及殺殘官吏閉門邀命四面之兵合謀招討中外震駭尚賴朝廷威靈所加即時平定設使偷延時月城堅而不下宿兵於野費用不貲其變豈可量哉今招叛卒閉城門殺賊首者盡皆遷官衆賞而預言必變之狀者棄而不録所謂勤於其終而不念其初者也語曰曲突徙薪無恩澤焦頭爛額為上

客正類是矣所有邊臣預先數月奏論保州事宜者伏乞陛下出宸斷特與恩奬庶使守邊之人精心察伺先絶未萌之患較於推恩之術不猶愈於攻城殺賊而後泛行官賞也

起居舍人知諫院范鎮上奏曰臣伏見近日月入南斗月屬陰南斗主爵祿天意若告陛下將有陰邪小人干冒爵祿者而欲陛下謹爵賞也近日以來在外傳聞皆以謂溫成葬事將畢石全斌以下及諸工巧人公然揚

言妄冀遷改陛下不可不祗畏天戒以固拒之也夫爵賞之出本於慶喜如緣溫成葬事而施爵賞是以慶喜而幸溫成之喪也天意人情俱為不可而外議如此紛紛臣若不先事建言萬一有此而後論列是徒暴朝廷之過於中外而於事為無益也

鎮又上奏曰臣伏見自去冬多南風今春多西北風又黒氣蔽日天色沈陰雨而復止者數矣此皆政事不決之應臣兩奏乞與御史辯陳執中事仍乞牓朝堂及今

十餘日未見行下臣竊以賞罰當否在於辯是非是非不辯則賞罰隨而廢矣陛下向諭臣樞密院本欲留陳執中畏御史之言遂不敢留樞密院以御史之言是而畏之邪將以為非而畏之也以為是而畏之則可以為非而畏之殆非陛下所以任之之意也今陛下不以是非自專而以責中書樞密大臣中書樞密大臣又不敢主是非主是非者御史爾而御史是非謬巳如此御史中丞知雜御史又左右之夫所謂謬者棄法律而牽於

浮議也任私情而不顧公道也務角勝也專於為逆詐也陛下何不勑大臣以法律處之以古人所行之事折衷之則是非辨而賞罰當矣漢宣帝時魏相為丞相其傅婢有過自死於是趙廣漢為京兆尹疑丞相夫人妒殺之即上書告丞相罪魏相亦上書自陳妻實不殺婢相自以過譴笞出至外第死而司直蕭望之亦劾奏廣漢摧辱大臣傷化不道廣漢并坐賊殺不辜等數罪腰斬於市吏民守闕號泣者數萬人亦有請代廣漢死者

皆不聽宣帝明主也廣漢能臣也吏民守闕數萬人非
特御史中丞知雜御史一二之為助也然而卒斬廣漢
者以為嚴上下之分戒險薄之俗不得不然也臣言此
者非欲陛下斬御史如廣漢比也直欲陛下知古人嚴
上下之分戒險薄之俗如此其決也乞以臣章并御史
所奏宣示中書樞密大臣詳正是非如以臣章非是則
乞免臣職終身不齒如以御史所奏為非亦乞依公施
行所貴賞罰分明則風雨序而日光復矣

歷代名臣奏議卷一百八十七